

江花

浅草

A18

白首付芳华

■文/童晔

吃饭的时候，我和妹妹正为盘子里仅存的一块牛肉“打”得血肉横飞。外公的声音倏地窜入我耳中：“你怎么不吃鱼呀？”随即外婆的声音跟着响起来了：“腌过的鱼肉又板又硬，筷子戳不动。”“叫你不要腌了，真不怕费事！”外公的声音大了起来。外婆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嘟囔：“你不都说鱼暴腌过烧得才好吃嘛。”“那我来戳给你吃吧。”外公的声音低下来，口里像含着棉花糖似的，把一盘鱼拖到了自己面前。

外公外婆的对话听得我一愣，蓦地松开了筷子，傻傻地看着外公到底要怎样处理面前的这盘鱼，连妹妹抢走了最后一块牛肉也没察觉到。只见近视千度的外公正凑近盘子，用两根筷子细心地拆鱼肉，一根小刺一根小刺地往外捡着。他把头低得极低的，嘴唇抿得紧紧的，口鼻四周的皱纹一直波及面颊。隔着厚厚的镜片，我看到外公眉眼里的柔软，正一点一点地随着筷尖流淌。外婆的饭碗瞬间被碎鱼肉铺满，堆尖，像一座小小的山头。这时，外婆嗔怪的声音高了起来：“老家伙，还让不让人吃饭啦？”外公便讪讪地装着生气的样子停止了“堆山”行动。

其实，生活中的他们不止一次发生这样的情景，这已成为他们生活的每一天。

我喜欢没事的时候打探外公外婆的过往，特别是他们那个年代的爱情。外婆很矜持，对我的八

卦总是笑而不答。偶尔被我逼急了才放下手中的报纸，漫不经心地带过几句摸不着头脑的话。从她口中套不出话，我便转向外公。外公正在听广播，对我的提问先是沉默，然后继续倚着床头摇他的大蒲扇，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广播里京剧咿咿呀呀快要结束了，外公才开口：“哪有什么坎坷的经历，就是遇见了恰好的人，便在一起了。”他说这话时，广播里一阵锣鼓喧天又突然回归平静，随后一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伴着且角那黄莺般的细语融入了我的心。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小时候我总觉得外公外婆感情不好，因为外公会在吃完饭后丢下一堆脏兮兮碗筷让外婆收拾残局，一向性格温柔的外婆也会为生活琐事对外公心生埋怨。长大后才渐渐懂得，外婆收拾的碗筷从来都是外公清洗，外婆做的美味也从来都是外公去菜市场买回来的。外公不是个细致的人，生活里很多地方线条很粗，记个日子或事情什么的，都不太行。这么多年来，他总能被细心的外婆及时提醒，从没误过事。他们的生命里有很多默契：外公习惯了在外婆的嘀咕声中买菜、拖地、洗澡、换袜子，就像外婆习惯了在外公的督促下吃鱼、喝牛奶、穿新衣服。

去年末，外婆生了一场病，在南京住院，妈妈和舅舅上班走不开，只有外公一直守在医院，端茶送水伺候外婆。休息日我去看外

婆时，她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我推开病房门就看见清瘦的外婆正端着一碗寡淡的白粥在喝，连一瓶像样的小菜都没有。外公吃的是盒饭，碗里铺着大肥肉看上去油晃晃的。我十分不满地对外公说：“外婆病着呢，你为什么不给她吃好的？我明天让妈妈带鸡汤来。”外公瞥了我一眼道：“你外婆不肯吃鸡。”“那就买肉，用筒子骨煨汤！”我依旧执著外公为什么不买肉给外婆补身子，外公却不理我，他神情专注地看着外婆喝粥，眼睛细细地眯缝着。直到外婆喝完了最后一口，外公才舒展了眼神，回头看了看我，手却没闲着，赶紧给外婆递了条毛巾。“你很有孝心，但你知道外婆喜欢吃什么吗？”躺在病床上的外婆对我微笑着，她的眼睛格外亮了起来，映出了岁月也沧桑不了的爱。

我羞愧万分。我竟然不知道，向来素食的外婆从不吃荤。这十几年来，只要我去外婆家吃饭，总有一桌大鱼大肉等着我。我以为外婆的喜好和我一样，却没想到她是为了照顾大家的口味一直勉强自己。看着病房里忙忙碌碌的外公我突有所悟，他对外婆的爱就像一碗白粥，看上去清淡无味，却爽口，黏稠，热热乎乎。外公和外婆从中学同窗一直走到白首付芳华，为了生活各自奔忙，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只将岁月的铅华融入各自的生命中。他们相依相伴的几十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金又如锡。

童年

■文/刘雨杰

童年的生活很短暂，就像一道闪电，在眼前划过，转眼已成过往。但童年依旧是那么让人留恋，许多往事至今萦绕在我的脑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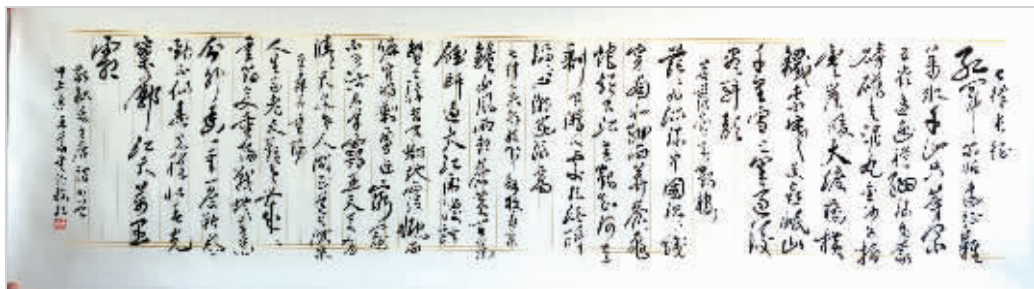
记忆中，我的童年是一支削了又削的HB铅笔。那时候由于父母工作忙碌，我的教育大任被交给了外公。外公早年毕业于师范大学，写得一手好字，在对于我的教育方面更加注重于书法练习。虽然我才开始学写字，但他依然要求我每一个字都要横平竖直，讲究间架结构。于是，我在完成练习本的作业外，还要花上不少工夫，在外公的指点下练习书法。外公说，字如其人。他不求我当书法家，但正正派派地做人，方方正正地写字是必须的。

一支支HB铅笔削了又削，在外公的监督下，我的字越来越工整。现在我的字虽不说是潇洒飘逸，但的确做到了外公要求的方方正正。如今的我每当回忆起当初练字的情景，想到童年时偷懒被外公抓住的那一幕幕，都会不由自主地一笑。

童年也是一串七彩的音符。我从小就比较喜欢音乐，无奈的是每周就只有两次音乐课，且大部分都被主课老师们“借走”了。我自己对着电脑上的简谱慢慢练习，自学吉他弹奏。

现在的我已经可以熟练地用吉他弹奏。偶尔我还是会记起童年时初拿吉他的画面，那样的磕磕绊绊，却又那样的坚持。虽然当时的我一点也不会弹奏吉他，但我总是确信有一天我终将能流畅地完成吉他弹奏。正是童年时的执著与对梦想的追求，让我最后拥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快乐。如今，每当我拿起吉他，熟练地拨动琴弦，我总会想起当年的那样纯真的执著。

童年就像指尖的沙，捧得再轻再温柔，依然会随着时光悄悄流逝。现在的我，每次看到外公，都想对他说一句：“外公，你辛苦了。”只是还是会有点害羞，不怎么说出口。我想，也许我该去买一支HB铅笔，写上那句我想说的话，然后再弹着吉他对他唱一首他喜欢的老歌。



作者 王义

二舅

■文/陈惠玲

二舅读书时非常刻苦，学习成绩也相当出色。但那时候外公外婆家非常穷，好几个孩子饭都吃不饱，更何况读书上学。后来，妈妈和其他的姨妈舅舅五个兄弟姐妹都决定不再读书，把唯一的机会留给了二舅。做出决定的那一天，二舅哭成了一个泪人，他说，他会珍惜这个机会。小学毕业后，二舅保送到大港中学，在那时农家孩子能被保送港中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然而，住校是要花钱的，贫困的家境最终让二舅放弃了读书的机会，他为此哭了好几天。

两年后，听说大路要办初中了，小学毕业的学生都可以参加复考。二舅的老师从老远的地方赶到外婆家，劝外公外

婆一定要让二舅参加复考。外公外婆说二舅这两年只是做苦力活，书本是一点儿也没碰，肯定没有希望。老师再三劝说下，外公外婆便表示让二舅去考一考试一试。没想到二舅硬是考中了，看着二舅渴望读书，外公外婆终于同意了。外婆带着三个女儿，针缝里抽出时间为二舅做布鞋、缝新衣服……

二舅非常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读书机会。虽然考上了大路初中，但当时大路初中还没有完全建起来，需要学生参与到建设校园的工作中。二舅便和同学们一边搬砖搬瓦地建学校，一边利用晚上的时间看书学习。后来，二舅考上了省镇中，三年后又被南京的一所大学录取，攻读法语。

大学毕业后，二舅被分配到安徽的一个农场去锻炼。农场的生活极其艰苦，很多学生受不了这样的苦都相继退出了，最后只有三名学生留了下来，其中就有二舅。当时二舅也因为太艰苦得了肝病，外公外婆舍不得，哭着劝他退出，二舅不同意。“为了我，兄弟姐妹们都放弃了学习，再苦我也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辜负全家人对我的付出。”

经过几年艰苦锻炼，二舅最终被分配到广州市当上了翻译。过上了幸福生活的二舅始终没有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和兄弟姐妹们的手足之情，照顾年迈的父母关心兄弟姐妹是他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二舅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饮水思源。